

赫德与帝国一同逝去的“船长”

1911年9月20日,在离开中国三年半后,罗伯特·赫德在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马洛去世,遥远的东方帝国追赠他为太子太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东方帝国的一名官员,他开创并执掌了近半个世纪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

20天后,辛亥革命爆发,赫德服务了整整一生的大清王朝耗尽了最后一点元气,雪渐冰解。

还乡

年过70以后,赫德开始被持续不断的失眠、眩晕、消化不良和全身心的疲乏无力所困扰。但他还是不想离开中国,离开他经营了一生的海关。对于一个毕生追逐权力,并在自己的王国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独裁者来说,此时情态,有如老马之恋栈。

但他终究不得不黯然收手了。自从1906年的一道上谕饬令成立税务处,海关华员们统规节制,总税务司不再隶属外务部(即原总理衙门),赫德已深感威权被削减,海关也非旧时海关了。

让这个日暮途穷的老人下决心离去的,是老朋友、最忠实的亲信金登干的去世。随着和这个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40年通信的终止,赫德觉得,系连着他和中国的一条线,也快要被剧烈的飘摆扯断了。

接到金登干死讯的1908年初,赫德向税务处提出请病假三年。在乐队奏着的思乡曲《故园,甜蜜的故园》中,他登上离京的火车,又在天津登船赴欧,但他却没有多少返归故里的欢悦。“你嬉戏已畅,你吃饱喝足,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这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他经常自嘲地引述,此番念及,已全是无奈和惆怅交杂的复杂情绪。

“伦敦不复是过去的伦敦了!”在一封给金登干夫人的唁电中他这样感慨。长年不涉故土,皓首归来的他反而成了一个异乡人。税务司庆丕回英探望,他告知,“讨厌伦敦的宅邸,宁愿住在北京的那座有着阳台游廊的平房里。”

让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他在海关里的宝座。牵引他视线的,依然是中国的政治和局势变动。

1908年6月,路透社一个记者采访他这个“中国通”,该次采访见于英《晨邮报》,赫德如是答记者问:

归至今日,中国庶政,固已革故鼎新,惟不能过于操切,但当循序渐进,终必达其称雄之目的……

在远处英伦的赫德看来,当下中国已“如梦似觉”,跻身强国之林指日可待。这般煞费苦心为中国辩护,既是一个“骑墙者”的谨言慎语,也自有一份对东方帝国的真情在。

不幸的是王朝暮气已深,不久就传来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三岁的宣统即位的消息。

赫德对慈禧向怀敬重,多次延对更有默契之感。这个和他同生于1835年的女强人的去世,难免让他有兔死狐悲之感。更闹心的事还在后头。他在海关相中的接班人是妻弟斐士楷,英国外交部却迟迟不予答复。

事情僵持在了那里。1911年2月,税务司庆丕再见到他时,他容颜之憔悴已不忍让人目睹,“满脸络腮胡子也不剃,带着久居室内者的一种无精打采的神色”,只有一谈起海关事务,他才会像服用了春药一般眼睛发亮。

清廷又给他续假一年。但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年对自己来说吉凶莫测,——“我开始意识到我真正到了77岁了!”

调和各方面的意见后,他的另一个亲信,税务司安格联将接任他的职位,他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他,做最后的嘱托:“我希望你将会确信这是一项良好的事业。最为有益的是忍耐、体谅和常识,还需要自信。”

死亡终止了这个77岁的老人想要再赴中国的念头。

沉船

若1911年赫德还在中国,他是该为帝国这艘大船的覆灭感到悲哀,还是为终结帝制、走向共和而欢呼?

他一直把自己领导下的海关比作一艘船,他经常想象自己如同一个出色的船长指挥着它驶过了千岩万壑。在他心目中,老大帝国

更是一艘船,一艘摇摇晃晃、走走停停的船。自从1863年登上总税务司的宝座,他所做的一切——海关事务、海军建设、教育改革、引入国际法、派遣外交使团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修补这艘大船,不让她过早下沉。

他明白,自从他上了这条船,便与这个给了他权力去实现自我的政府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了。

也正因为此,当1900年义和团入京,汹涌的仇外浪潮中,被围英使馆的黑暗的“七星期”里,他用铅笔(连一支鹅毛笔都找不到!)写下了一组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后来被结集为《这些从秦国来》出版的这些文字,在他看来,探讨的正是“中国问题的精髓”——“疾病的起因和治疗疾病的方法”。

是的,中国病了,在它与外国缔结条约近一个甲子、外派公使馆也有二十多年的1900年。这是自60年代以来“自强”运动诸大佬失败,是他赫德的失败,更是一个向着现代性转型的大失败的序曲。

他希望这些发表在《双周评论》《世界杂志》等主流报纸的文章,能够对各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瓜分吗?NO!另立新朝?NO!他最赞成并竭力主张的是,补缀满洲人的统治。

十年倏忽,他不会料想到的,这艘破船倾侧得更厉害了,再也没有了足够的动力前行。他离开中国才三年,世事竟至如此不堪收拾!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

里》说,中国最缺少的是数目字式的管理。从19世纪60年代起,赫德打造的海关,给中国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传统中国缺失的、数目字式管理的样板。他以英国文官制度为蓝本,引入的一套崭新的管理制度,给这个古老国度吹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气息。

他谨慎聪明地适应着中国独特的男人情世故和行事规范,目的是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帮助完成中华帝国的现代转型。

他相信,帝国身体虽然老了,但还是不无内在的动力去促进政治改良和进步——“惟不能过于操切,但当循序渐进。”

无可奈何,他的声音已没有谁愿意倾听。

人物介绍

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英国北爱尔兰人。1854年来华,1861年起代理李泰国(N. Lay)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9月20日,病死于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清廷追授为太子太保。赫德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据《新京报》

漂亮女歌手死于百万保单

张姝妮是湖北恩施州活跃于荧屏的著名女歌手。她多次参加歌舞大赛并屡摘桂冠。就在张姝妮忙着在当地电视台排练节目时,她的丈夫梁子军正在用百万保单为娇妻挖掘坟墓。

此案告破后,许多人困惑不解:青春靓丽的女歌手为何下嫁给一个大她12岁的平庸男人?梁子军抱得美人归后,为何新婚三个月便磨刀霍霍?凶手布下一道道迷魂阵,警方如何从婚礼名单上抓住狐狸尾巴?2011年7月28日,恩施州检察院对这桩扑朔迷离的雇凶杀妻骗保案提起公诉。

女歌手惨遭杀害

2010年10月26日,湖北咸丰县110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梁子军报警称:“我家被盗贼光顾啦!”接警后,咸丰县公安局高乐派出所刑警中队民警立即赶往梁子军位于县城沿河路原计委1栋2单元3楼1号宿舍。一进门,便发现房内杂乱无章,有明显被人翻动的痕迹,现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一桩入室盗窃案。

然而,民警在勘查时颇感纳闷:房屋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警方感到更蹊跷的是,除了女主人张姝妮的金戒指和手机不翼而飞以外,房间内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超薄液晶电视机等贵重物品都安然无恙。

民警仔细搜索每一个角落,当打开女主人卧室衣柜的一瞬间,在场人员瞠目结舌:里面赫然藏着一具冰冷的女尸,死者正是报案人梁子军29岁的妻子张姝妮。

入室盗窃变成命案,令在场民警极为震撼。受害人张姝妮身份非常特殊,她曾在剧团工作过,是恩施州著名歌手。

摄像头里的盲区

警方经过尸检确定,张姝妮因为钝器击伤头部昏迷后,被绳索勒颈窒息而亡。死亡时间为2010年10月25日晚10点左右。

案发小区对面安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成了警方捕捉魅影的唯一希望。专案组根据录像资料对案发时段进出小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详细调查,结果所有人都被排除

了嫌疑。

专案组成员都傻了。凶手来无影、去无踪,在摄像头面前居然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只有科幻电影中才有隐形人。”专案组决定来一次侦查实验:让两名办案民警从外面进入小区。当打开录像后,专案组顿时目瞪口呆,因为其中一名警察从监控画面中消逝了!

原来,这个摄像头不能拍摄小区完整画面,有一米宽左右的地带和空间成了盲区。当人们顺着这条窄窄的盲区进入小区,就会在摄像头下变成“隐形人”。

侦查实验提醒警方,嫌疑人非常熟悉这个小区的环境,断定是熟人作案。

保险单露出端倪

这时,张姝妮的母亲陈永丰提供了一条线索:女儿被害后,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突然找上门:“您女婿梁子军为您女儿投保了32万元的死亡保险,请您协助办理理赔事宜。”

这条线索将报案人梁子军纳入警方侦查视线。

警方经调查得知,41岁的梁子军曾是咸丰烟厂职工,后来到其姐夫开办的咸丰县爆破公司担任司机。

梁子军曾有过一段婚史,离异后12岁的儿子判给了前妻,他和张姝妮属于再婚。梁子军的收入并不高,他一次性拿出84000元在泰康人寿为妻购买保险显得极不寻常。专案组秘密调查中惊讶发现,除了这笔保险之外,梁子军还于

2009年7月15日购买新华保险,保额24万元;2009年12月15日在平安保险投保,保额50万元。三份保单的死亡赔偿金共计达106万元,被保险人都是张姝妮,而受益人都是梁子军。据此,梁子军的作案动机露出了端倪。

然后,情报显示梁子军案发时正在恩施州第一人民医院看病,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和空间。

真凶逐渐露出水面

就在案件走进死胡同时,一名警察突然想到,梁子军和张姝妮刚结婚一年,根据当地风俗习惯,人们都会在婚礼上设立一本“人情簿”,将宾客名字和送礼的数额记在“人情簿”上。咸丰警方判断凶手愿为梁子军杀人,说明两人关系“很铁”,肯定会参加婚礼。

经过逐一排查,一个名叫陆富山的客人被专案组紧紧盯上。

经过公安机关2个多月的缜密侦查,犯罪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2010年12月28日,专案组分别将梁子军、陆富山抓获归案。梁子军交代了自己有预谋地雇凶杀妻骗保的详细经过——

梁子军与陆富山果然是“铁哥们儿”。

2010年10月25日,梁子军携妻到丈母娘家吃过午餐后,告诉张姝妮:“我下午到恩施去看病,你晚上要锁好门窗。”

当晚9时许,陆富山避开监控摄像头来到张姝妮的楼下。陆富山敲开房门后,张姝妮热情地斟茶倒水。陆富山趁其不备从背后举起铁锤砸向张姝妮的头颅,紧接着用绳索将昏迷的女歌手勒死。

梁子军被捕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对自己的杀妻动机却三缄其口。

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抱得美人归的梁子军本应为自己能够娶到美丽漂亮的女歌手而引以为豪,为什么要将到手的艳福给毁了呢?随着审讯的深入展开,梁子军招供了一个可怕的阴谋:这场婚姻从一开始便是精心设下的圈套。

猎物被精心挑选

张姝妮出身于一个企干家庭。中学毕业后,张姝妮独自到广州闯荡,加盟一家剧团,其艺术潜质开始崭露头角。就在这时,情窦初开的张姝妮与剧团里一名张姓男歌手擦出了火花,两人于2004年6月喜结良缘,次年生下儿子。2008年5月,张姝妮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她与丈夫分道扬镳。

离婚后的张姝妮仍然没有放弃梦想,她演唱的一批民歌很快红遍恩施,被称为“最给力的土家族女歌手”。从这一刻开始,张姝妮被一双贪婪的眼睛给盯上了,他便是梁子军。从2009年5月1日开始,自称张姝妮“铁杆粉丝”的梁子军便对张姝妮大献殷勤。渐渐的,张姝妮被感动了。

原来,梁子军倾其所有,于2009年7月15日为张姝妮购买了一份新华人寿保险,保额24万元。在张姝妮看来,这份保险包含着男友浓浓的情意,值得托付终身。于是,相识刚满5个月,还没看清枕边男人的真实面孔,张姝妮便于2009年10月1日匆忙和梁子军领取了《结婚证》。

张姝妮死也不会想到,丈夫的第一份契约保单带给她的不是幸福保障,而是一份死亡之约。她不是一个新娘,而是一个被精心挑选的猎物。

行谋杀三次失手

结婚仅三个月后,梁子军便找到陆富山:“兄弟帮个忙,请你干掉我老婆,我马上可以得到100万元的保险金。”陆富山顿时吓得双腿发抖,梁子军马上开价:“这活儿也不会让你白干,事成后给你10万元保险金。”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梁子军指使陆富山怀揣尖刀尾随张姝妮到徐家坝行刺,因张姝妮身边有伴,陆富山跟了许久没找到下手机会。

不久,梁子军利用工作之便把炸药、雷管偷回家,设计了完美谋

杀方案:导火线旁边放着一盘蚊香,电脑房的窗台上放着一桶汽油。蚊香点燃导火线,导火线引爆雷管,炸药引燃汽油,达到焚尸灭迹的效果。陆富山用梁子军的钥匙提前开门躲在窗帘背后埋伏。不凑巧,张姝妮当晚加班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她还没睡熟,陆富山便急不可耐地准备点燃蚊香。惊醒后的张姝妮怒斥陆富山:“你深更半夜闯进我房间干什么?你是怎么进来的?”陆富山夺门而逃。

两次失手后,梁子军接着策划了第三次谋杀,仍未得逞。

无论谁都手下

2010年10月下旬,眼看投保的三份保险即将到期,梁子军等不急了,命令陆富山必须在10月26日之前除掉被保险人。于是,在劫难逃的女歌手在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香消玉殒。

“这么美丽、善良、痴情而又才华横溢的歌星妻子,你怎么舍得杀她?”此案告破后,面对办案人员的审问,梁子军语出惊人:“无论谁嫁给我,我都会大开杀戒。”梁子军又抖出一连串的惊天秘密——

原来,一直梦想进入成功男士之列的梁子军,苦于自身条件限制未能如愿。他从一部杀妻骗保的欧美电影剧情中获得灵感,马上如法炮制。

不料,在喊前妻签字时,前妻大为震怒:“咱家穷得叮当响,你到处借钱为我买保险,是不是想我死?”梁子军吓了一跳,以为前妻识破了他的诡计,提出离婚。

冲出围城后,梁子军物色了一名风尘女子,没送金银首饰做定情信物,却拿着一张保险单求婚。按摩小姐隐隐约约识破了对方的阴谋,断然拒绝……

几次失败之后,梁子军盯上了美女歌手张姝妮。

2011年7月28日,恩施州检察院对这桩雇凶杀妻骗保案提起公诉,梁子军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据《四川法制报》